

故乡的榨油坊

■ 张华文

“霜降上下，割不摘茶。”想起小时候每到此时节，母亲总会念念不忘唠叨这句俗语，我就会想起故乡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想起那古老的榨油坊，恍惚间有一种“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感觉。

我的故乡化北山区开门见山，丘陵遍野，属于生产队的山岭上生长着成片成片原始的油茶树。每年农历九月至十月，油茶树开始开花，茶果则从青色转为黄褐色，甚至自然开裂，发出成熟的信号；田野上的晚稻一片金黄，稻浪翻滚，等待农民开镰收割。我们村通常的习惯，先抓紧时间采摘分配完山上的茶籽，腾出生产队的晒场和仓库，然后集中精力抢收晚稻。

那时采摘山茶子全靠手工操作。采摘前先组织社员砍掉茶树下的芒草、灌木，避免遮挡视线或捡拾时刺手。采摘时男女老幼齐参与，社员们换上旧衣服，挑着箩筐、竹篮或背篓上山，有的还提着长勾和竹竿；青壮年负责上树采摘高枝果，他们脚踩树干凸起处，或借助树干旁的杂木攀附，身手敏捷地爬到树上，伸出长勾对着高枝一拉一拧，或用长竹竿出力敲打，茶果就落花流水般簌簌往下落，老人小孩在树下弯腰弓背捡拾掉落的茶子，或踮着脚尖、恍如鸭子伸长脖子采摘低处的果子；茶果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落到箩筐或竹篮里，“噗噗噗”的碰撞声此起彼伏，箩筐竹篮很快就堆成了小山，挑在肩上走起路来上下晃悠，沉甸甸的压得扁担吱呀吱呀响，阵阵欢声笑语，在山坳峡谷里久久回荡。

山上的茶果采摘完毕，生产队的晒场堆起了一座小山包似的茶山，便把茶果按人口分配给农户。那段时间，家里的小晒场铺满了茶果，家家户户都忙里偷闲砸茶果或翻晒茶籽。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用木锤砸开果皮，取出里面的茶籽，黑亮黑亮的圆润饱满，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待到茶籽晒干爽，我们再用木锤砸开黑色的硬壳，将脱壳后的茶籽仁分拣出来晒干晒透，母亲一边翻晒一边叮嘱：“茶籽要晒干晒透，翻动时沙沙响，油才香。”

我们村的榨油坊在村头东边，挨着生产队牛栏屋的外墙，是一间三面不砌墙的砖柱结构瓦屋，占地面积约五十平方米，外侧的空地是几棵亭亭如盖的老荔枝树。屋子当中安装着一座庞大的卧式木榨，我们叫作木油行，四分之三藏于地下，四分之一露出地面。圆形的榨槽开口朝上，槽底中央有一个出油孔，对应的位置有个地坑，用于放置油缸承接榨出的油。木榨长约四米，在柴火上炒至金黄发亮，再将炒好的茶粉装到木甑蒸熟，往茶饼木印模的圆口放两个竹箍，铺一层稻秆，倒上蒸熟的茶粉，先双手拨按，后赤脚交替碾压成型，制作成茶饼，然后将茶饼码进榨槽，装上木栓、榨楔就可以开榨。油师傅都是肌肉发达的壮汉，他们光着胳膊，扎着腰带，轮番上阵，抡起沉重的榨锤，喊着“嗨哟！嗨哟！”的号子，狠狠地砸向榨楔，榨锤撞击榨楔的“嘭嘭”声沉闷有力，震得屋顶的瓦片都微微抖动。榨槽里的油饼慢慢收紧，金黄的茶油便顺着木槽缓缓渗出，先是点点滴滴，像雨后树叶落下的水珠，渐渐连成细线，“滴答滴答”落到下面的油缸里。经过两个多小时，完成三次压榨工艺后，茶饼里的油已榨干，即可以出榨了。

我家离榨油坊很近，榨坊开榨，也就多了一个热闹的好去处。课余时间，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不时到榨坊转悠转悠，听那些等候榨油的叔伯婶姆侃侃而谈家长里短，或绘声绘色讲些荒诞不经、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志怪故事。有时，我们也从家里偷偷拿几个番薯，放到榨坊的灶膛煨。初次没有经验，大约番薯快要熟时，油师傅叫我们每人夹一块烧红的木炭，送到外面的小溪丢落水里，等到木炭

沉水才回来，番薯就熟了。结果木炭没有下沉，待我们回来，煨熟的番薯已大大地被他们“打秋风”了。我们虽然心知肚明，但亦无可奈何，只能吃一堑长一智，毕竟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呢。最为最惊心动魄的是小伙伴亚卜食煨木薯中毒，全身像棉花糖似的软绵绵，走路摇摇晃晃，如茶枯花毒晕冒出水面打转转的鱼儿，幸好被油师傅及时发现送到家里。他的母亲跑遍半个村子借到两个鸡蛋，几乎把家里的油缸刮穿才刮到一羹匙猪油，煮了一大碗鸡蛋汤喂他食下，才慢慢清醒过来。自此，我们对木薯、地菠萝之类食品保持警惕，乃至敬而远之。

茶籽油榨出来后，仿佛给原本平淡的生活也增添了一些亮色。父亲在第一时间煮一顿茶油饭给我们享用，据说有消食化滞、暖胃润肠的功效，那股淡淡的、带着山野气息的清香，格外诱人。母亲则给我们做一锅茶油褒田鸭，油香醇厚而不油腻，既滋养又下饭，食过之后觉得唇齿留香。生产队间或统一组织，或部分社员自由组合，自愿凑合茶枯饼，加工制成药液，夜间到小溪或河滩药鱼，按出茶枯的数量进行分配。用山茶油煎鱼不粘锅，外酥里嫩，鱼肉鲜甜，芳香扑鼻，简直是绝配，那种舌尖上的记忆没齿难忘……到榨季将要结束，旧历的新年也要快到了，我们对未来的日子又充满着憧憬和希望。

如今，离开家乡几十年，村里的油茶树早已被其它经济林取代，村头的木油行也早已渺无踪影；但一些边远山村的原始油茶树仍然保留下来，还用古老的木油行榨茶油，所榨的茶油供不应求。现代品种和现代榨法的茶油抢手得多，价格也高出三分之一；还有些农民尝试培育和扩种传统的油茶树。我想，存在即合理，合理必存在。经过岁月的大浪淘沙，仍然保留下来的传统油茶树与榨油法，或许能够得到传承和发展。

哦，我的久违的故乡，儿时漫山遍野的油茶树，还有那古老的榨油坊……



母亲的交待(组诗)

■ 庄家银

爱	你最后留给世界一个黑色的幽默	有人问他长寿秘诀
在这片苍茫的大海	皱纹	他笑着说
两朵相见很晚的浪花	时光打开了缝隙	高低都要过
终于拥抱在一起	让自己好好回望过去	好歹也是活
空	骗子	不乱发脾气
日子这根绳子	有朋友诉说	不怨天尤人
吊着一只无底的桶	他最近被一个熟人骗了我	多留一口气暖肚
在命运这口深井	原谅他吧	母亲的交待
上下下	他也是被骗到这个世界的	母亲生前反复交待
忙碌地打着	寿星	不要再在医院待了
最后提起来	三舅父今年104岁	医生说说的话是假的
还是一场空	还耳聪明目明步态平稳	她去世后
面具	是远近响名的老寿星	不要选什么风水宝地
一座移动的监狱		先生说的话是假的
流星		大家不要过于伤心
有人说你自我毁灭		孝男孝女好多哭声也是假的
有人说你追求光明		

第六十三章

-2-

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单身楼走廊，黄丽丽扶着发沉的额头踏上楼梯。上午刚参加市里举办的先进单位表彰大会，又在午宴上经不住魏副书记再三劝酒，多喝了几杯红酒。此刻她只想赶紧回宿舍休息片刻，下午还要去厂里处理积压的文件。

就在她拖着疲惫的脚步走上四楼时，忽然发现隔壁刘方宿舍的房门虚掩着一条缝。黄丽丽不禁停下脚步——刘方昨晚才举行婚礼，这会儿应该在刘宏宏度蜜月才对。联想到最近单身宿舍楼发生的几起入室盗窃案，她立即警惕起来，轻轻推开了那扇房门。

眼前的景象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刘宏宏正攥着用床单拧成的布绳，作势要往熟睡状的刘方脖子上套！

“住手！”黄丽丽厉声喝道，“刘宏宏你想干什么？！”

这声大喝惊得刘宏宏浑身一颤。转过身来看是黄丽丽，他顿时面如土色，慌乱中松开了手中的布绳。黄丽丽一个箭步上前拽开他，急忙俯身查看刘方状况。

此时安眠药效渐退，加上方才的动静，刘方缓缓睁眼。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下身剧痛，再看到床边的布绳，顿时明白自己被刘宏宏算计糟蹋了。豆大的泪珠顺着苍白的脸颊滚落。

曾有过类似创伤的黄丽丽感同身受，转身怒视刘宏宏：“你是想置人死地吗？”

“不……不是！”衣衫不整的刘宏宏慌忙摆手：“我只是想玩点刺激的……”

“畜生不如！”刘方嘶哑的声音虽轻，却像鞭子抽在空气中。

黄丽丽想起床单裹住刘方颤抖的身子，将她搂在怀中，忍不住也流下了怜悯的泪水。刘方伏在她肩头抽泣：“丽姐，他是

坏人！我不想同他过了，呜呜呜——”

“先搬来和我住。”深为刘方的安全担忧，黄丽丽边拭去她脸上的泪痕，边劝慰道：“我宿舍有两张床，从今天起我们作伴，谁也欺负不了你！”当她再抬头想寻刘宏宏问责时，刘宏宏竟已溜走，不见了踪影。

刘宏宏逃离树脂总厂后，马上寻呼罗为民。等了许久，寻呼机屏幕上才显示出“娱乐小世界八楼”七个字。他按地址赶到八楼贵宾室。紧跟着朋友来过这个赌场几次，但他不好赌，因为很清楚这是庄家稳赢的游戏。

只见四张百家乐赌桌中，第二桌围坐着四人，罗为民与张松东并肩而坐，李沁则与一个老板模样的男子（刘海运）同坐一侧。他们赌兴正浓，不时爆发出阵阵呼喝和大笑。

这场聚会实为罗为民精心安排促成的。早上得知刘宏宏可能暴露后，生性多疑的他立即切断了刘宏宏负责的从缅甸陆路进货渠道，并致电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妻子孙丹，用暗语商定下批货改走水路，从山东烟台芝罘湾港区入境，另派他人接应。考虑到这批货数量庞大，罗为民决定委派依然稳扎在树脂总厂福利科的陈桂来负责。

作为老厂长，罗为民记得厂里每年都会采购水果等福利品分发给三千多名职工，所以想要将那批货藏匿于数万斤烟台苹果中运回江南市。但要说服龙涛明采购烟台苹果，还需副市长兼流花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李沁出面。罗为民自觉把握不足，便一通电话打给张松东，谎称自己在烟台有数万斤苹果待销，请张松东邀李沁游玩龙涛明采购作为职工福利，所赚利润三人均分。

张松东接电话后认为有人有图可图，又想起前两天卢国忠曾来电，称其姐夫刘海运

也红

■ 阿明

刚拿下开发区工业管网和全区水电工程，想通过他引荐答谢李沁。于是张松东中午临时组局，三人一拍即合。在食乐世界会面用餐时，李沁致电龙涛明促成烟台苹果采购事宜。龙涛明应允后，罗为民兴奋地开了三瓶1874年路易十三庆祝。酒足饭饱，张松东又带他们到自己常去的娱乐小世界“试试手气”。

李沁涉足赌场时间不长，起初对百家乐玩法一窍不通，不过惯会计算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曾一局赢过数十万。自担任开发区一把手后，他的财源便如“猪笼入水”：提拔干部的感谢、采购大宗物资的回扣、工程项目的返点以及帮人办事的报答，纷至沓来。如今他下注从几千、几万到数十万面不改色。今日刘海运更是一次性兑了三百万筹码塞到他手中，这让李沁玩起来如鱼得水，手气极佳，甚至心生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

不同于沉浸于赌局的三人，罗为民的注意力并不在赌桌上——他频频望向贵宾室门口。见刘宏宏现身，便悄然起身将他带入双人休息室。刚落座，刘宏宏就凑近耳边汇报了刘方的国安人员身份及对自己的怀疑。罗为民面庞凝重，声带紧绷，发出的声音如钢钉玻璃：“公安内线刚刚给我情报，对你的侦查上午已从国安转到公安。”他顿了顿，警惕地看了眼门口，“公安立案需要流程，你今天必须先离开江南市。这里有一百万筹码，拿去兑现后即时身。”

刘宏宏哭丧着脸接过去那十枚粉色筹码，带着哭腔问：“老板，您还有别的嘱咐吗？”罗为民沉吟一会，将手搭在他肩上：“小刘呀，这次跑路绝不能过埠（即出国），否则就是自投罗网。建议你去都阳湖，那里湖广人杂，易于藏身，同时切记断绝和江

南市所有人的联系。待风头过去，我会在《鄱阳湖日报》上连续刊登寻人启事，你留意便是。”听到此处，刘宏宏泪如雨下，“扑通”跪地连磕三个响头：“老板，我父母年迈多病，往后就拜托您照料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江南水土养育的儿女，不论贤愚善恶，皆恪守孝道——这其中的文化渊源，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这一天，从食乐世界离开的刘宏宏先到美容院乔装打扮，确认无人跟踪才回家取走那箱钱财（留了部分给父母），然后匆匆登上了开赴江西鄱阳湖的长途汽车……

打发走刘宏宏，罗为民又回到了四号赌桌，心神不宁地重新坐在张松东身旁。他想着烟台那一大批货，担心陈桂能否胜任接替刘宏宏完成接货，更忧虑龙涛明是否会派陈桂去采购苹果——若换了旁人，计划将难以实施。心烦意乱之下，他借故离开赌场，火速约见陈桂。

两人在流花江与状元江交汇处的岸边并肩而行。罗为民环视四周，小心地同陈桂简要交代了任务，并严肃说道：“这批‘货物’数量大、价值高，‘外头’非常重视，特地派了拉斯维加斯拳击冠军迈克带队押运。”稍作停顿，又前后扫视一番，他才接着压低声音补充道：“眼下江南市风声紧，刘宏宏已经被公安盯上了……”

陈桂闻言止步，面露惊疑。罗为民仅放缓半步，摆手示意他继续往前走：“今天我已安排刘宏宏离开江南市，你今后不要再联系他。至于他的亲戚叔叔，我也会尽快安排出国。”说着拍了拍陈桂左侧肩膀：“老陈，现在组织在江南市的核心成员只剩你我二人了，行事必须加倍小心。这次去烟台，我会派十二人暗中随行，全部听你指挥。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次换罗为民停下脚步，用眼神威压陈桂表态。

当初陈桂因经济窘迫被刘宏宏和波叔拉下水，自知开弓便没有回头箭，如今接受任务是他唯一的选择。深吸一口气，他态

连界水库

■ 陈刘雄

玉皇一不小心
打翻了蓝料
就成了连界水库

连界水库与天相互照应
像没有云彩的天空一样湛蓝
要不是我见到水库被青山环抱
差点错觉自己进入了天宫
啊，湛蓝
名副其实的湛蓝
蓝得那么纯洁而有光泽

昔日
红旗招展，铁锹闪闪
于丘岭间，一起一落
将充实的连界历史挖掘

父辈的目光有多远

你便有多辽阔
父辈的情怀有多深
你便有多深刻

父辈的厚望
你铭记于心上
一条条水渠和管道成了你的大爱
奔向像绿油油的田间
奔向灿烂的未来

湛蓝色的连界水库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
我会将你的水当颜料
重彩挥毫
画连界沧桑历史
画连界人民的精神风貌
更画祖国的伟大时代

怀念赖兄

■ 薛伟雄

提笔之时，兄已远行。在那个深秋的早晨，天下着蒙蒙细雨，兄随梧桐落叶，飘向他方。我们这帮相聚七年的老茶友，都情不自禁，打开情感闸门，任由泪水把老脸洗刷。往日笑声被您的离去带走，哀思袭上心头。

赖兆泰兄走了，走得突然，走得让我们痛心。

情之深，痛之切。一直都想写些怀念的文字，可多次执笔都被泪水阻止。

与兄相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兄在电城主政，我在国企打工。交往之间，兄的高风亮节，一直留存脑间。那时常听您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句平常话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您的公仆之心。再则，当初我厂加工的都是出口海产品，是时尚送礼佳品。当时我手中也有了点机动权力，可您从来没有提过半点要求。这既体现出您的廉洁，也说明我们属君子之交。

之后，我们异地谋生，各忙公务，疏于联系，但始终互有牵挂。直至兄从县（区）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下，我也成为退休老人。饮茶、散步便成为我们互动日常。真正天天走在一起饮茶，始于七年前的1月21日。那日在安泰酒店茶席间，兄倡议建立一个AA制的退休人员茶友群。每早茶聚。从此茶室成为我们的桃花源。

七载茶缘，兄的点点滴滴我都记在心头。《茶经》有说：“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我素来认为，一起饮茶，并非单纯地为了解口腹。而是面对一竿残阳，一抹晚霞，让精神上有所追求，把天慢慢变黑的晚晴人生，过得阳光一点。也许我们这帮老茶友，心有灵犀，都把饮茶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以精行俭德修心养性，活出自己的精彩。

七载茶聚，兄曾经说过：茶有茶性，人有人品，待它恭敬，它便回你真味。以此启迪我们泡茶要真注，做人要真诚。可见兄对茶与人生，悟得如此深邃。

兄为人阳光正直，性格开朗，做人懂得包容，总是记人之长，忘人之短。

每个早晨带着微笑而来，温暖茶友。在您身边久了，我才明白，真正的精神修养不在深山古寺，就在人间烟火里。真正的开心快乐，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日常交往的坦诚。真正的缘分不是索取，而是彼此尊重，相互关爱。

兄仁心泽厚，这些年来，助人为乐，也是您美德体现。每当茶友遇上事儿，您总是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竭尽所能，帮人之危，助人之困。

茶聚时您常谈到，人生知足常乐。在这俗世，我们守着一份朴素的日常，面对粗茶淡食，您总能品出最深的滋味。这不是匮乏，而是选择。您也说过：“茶不求贵，物不求丰，心安处便是佳境。”这份心安，源自内心的丰盈。您让我看见，当一个人内心足够富足时，对外的索求自然就少了。

最近三年，每个早晨，在政府旁边的林荫道上，花香晨露伴着您我，随风散步，听鸟啁啾，听您漫谈人生。兄曾经说过：世间繁华，转眼荒凉，多少青春，随风逝去，人在老年，莫把年龄折叠在心里，要以散步一样，专注眼前风景。不必考虑终点在哪里，只求人生留下问心无愧的生命脚印就好。可见兄的人生观是多么豁达。

兄的坚强，也是少见。今年以来，您的身体每况愈下，可在人前从没有悲观诉苦。每次茶后，送您回家，您总是笑着说：“明早再聚”。最后一次，当我搀扶您步下台阶道别时，您说了一句：“不知这茶还能喝得多久？”我回了一句：“喝到天长地久。”谁知天意弄人，您一语成谶，我的话儿却变成永恒怀念！

赖兄啊！与您有缘，人目皆风景，人心是人生。对您的离去，大伙都痛在心里，您走了，我只当您提前下车，到另一个地方去欣赏四季风景。被您照亮过的人生，我会铭记曾经的温暖。赖兄，您送我的龙井和英红九茶，还有一半，我已将它珍藏，想您的时候，我会泡上一壶，与您隔空对饮。

夜深了，我推窗泪眼望星空，祈愿您天堂安好！

度坚决道：“老板，我保证完成任务！”末等罗为民接话，兄又提出顾虑：“万一龙涛明不派我去采购怎么办？”

这个问题罗为民在来的路上就已想好，不假思索道：“你是福利科长，按理龙涛明应该派你去，这是‘师出有名’。万一真不派你……”他的目光随之一凛，“你也要暗地里去。无论如何，必须把我们的‘货物’混进苹果车里，完整运回来！”

世间常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就在罗为民与陈桂沿江慢行密谈时，远处一辆绿色出租车时隐时现——副驾驶座上，韩小倩正聚精会神地望着他们。

作为父亲韩劲毅的市公安局禁毒线人，韩小倩已暗中留意陈桂多时。年初公安局开展的“暗火红行动”中，她曾在帝豪酒店五十层楼顶，亲眼看见陈桂向毒贩们布置销售任务——那一幕让她心惊，也让她对这个平日沉默寡言的福利科长彻底起了疑。自那以后，陈桂身上的反常之处便愈发明显：不仅家中陆续添置了房产轿车，支出远非他那份工资所能承担；常在办公室处理工作时突然就不见了踪影，事后问及总是含糊其辞；更奇怪的是他有个帆布包，无论去哪儿都背着，还从不让别人碰一下。

今天下午福利科开会中途，陈桂别在腰间的寻呼机震了几下。他低头扫了一眼，竟当即宣布散会，急忙抓起那个帆布包就离开。韩小倩心中警钟大作，立刻跟了出去。眼见陈桂驾驶那辆“土头”往市区方向驶去。她赶紧喊来值班司机，说是要随同陈科长出外办事。待厂里专车将她送到市区，自己再暴露，又编个理由吩咐司机先回厂，以免迅速拦下一辆刚落客的出租车。尚未坐稳，她便叮嘱司机保持距离，悄然跟上陈桂的“土头”。

陈桂将车停在流花江边停车场，沿江步行不一会儿，便有一人从旁走来与他会合。虽然距离较远，但胆识的韩小倩即刻就认出——那正是老厂长罗为民。